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五年秋七月己卯兵部郎中韓鎮爲天章閣待制
河北都轉運使初議用鎮王安石請與修撰上曰鎮亦
無大罪今復待制如何安石曰鎮虛殺一命官豈得無
大罪姑竢赦乃復亦不爲晚上曰秦州因循弛慢鎮獨
盡力安石曰惟辟作福若陛下爲其不因循特與之則
惟陛下命但恐不免致人言耳上曰致人言奈何安石
曰陛下旣爲其不因循特與之則不可因人言卻改易
上曰善權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唐民提舉保甲

此存

要見成都路時
已行保甲法

初西平州峒將韋惠政匿納交趾逃戶甲峒蠻甲詔泰
領眾襲逐所亡都巡檢宋士堯等帥兵拒之擅入交趾
界多所斬獲明年交趾與甲峒蠻復合兵來寇士堯等
皆戰沒癸巳邕州以聞詔知廣州蕭固赴邕州發諸郡
兵與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同議掩擊之

甲午戶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荆南從
介請也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邾封還之言介爲諫官
有補朝廷不當出外詔介復知諫院如故

丙申詔文臣待制以上及臺諫官武臣刺史以上各舉
諸司使至三班使臣堪將領及行陣戰鬪者三人後雖
有他過不連坐而臨敵不如舉狀者坐之

丁酉知晉州都官員外郎吳京追三官壽州編管前提

點河東刑獄祠部郎中龐汝弼特勒停同提點刑獄西
京左藏庫副使寇利一前同提點刑獄禮賓副使段隱
各衝替先是京犯白盜賊而汝弼嘗多取寄廚生餼又
利一數與京聚會亦嘗受公用銀紗羅故並坐之京育
弟也

戊戌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刊
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著作佐
郎劉義叟爲崇文殿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
多識尤長於星厯數術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
弇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
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明年上果不豫
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

日食正陽客星出於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
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
語其妻如其言葬之

心疾已見嘉祐元年八月然此不
妨再見宗真至和二年八月乃死

客星出據本志
乃皇祐五年事

辛丑廣西經略司言交趾與甲峒夷人又寇永平寨乞
朝廷發荆湖北路兵善用標牌者三千人赴本路從之
王寅詔廣南東西等路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體量所
部知州軍都監監押寨主巡檢使臣老疾不任事者卽
選人代之以聞殿中侍御史呂誨言陝西四路所管
熟戶不下十數萬人寶元用兵以來陷沒十無四五兵
帳遂廢不修乞委逐路帥臣選官遍索蕃部之未附者
增入舊帳其首領應遷補之族大者益以閒田均給之

又言昨保安軍蕃官胡守中叛去雖自西界取還就誅然可見蕃部攜貳之情乞下鄰路體量兵官失綏撫者重行降責並從之

初天下廢田尙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閑民自天聖初下赦書卽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旣而又與流民期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自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爲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又嘗詔州縣長吏令佐能勸民修起陂池溝洫之久而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及二十萬以上議賞監司能督部吏經畫賞亦如之久之天下生齒益蕃田野加闢獨

京西唐鄧間尙多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
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請以卒屯田或請廢爲縣知州事
比部員外郎趙尙寬曰淮安古稱膏腴今田獨蕪穢此
必有遺利且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何必廢郡
也乃案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三大陂一大渠
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浸灌而四方
之民來者雲集尙寬復請以荒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
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爲膏腴增戶萬餘監司上其狀
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丙午詔留再任尙寬安仁子也
仁宗實錄包拯奏尙寬所招淮湖河北之民萬餘戶本
志但云二千餘戶英宗實錄與本志同今從仁宗實錄
及本傳治平元年
正月尙寬再任

庚戌詔曰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

殊趣弗率朕旨或爲危言詭行務以驚眾取譽罔上而
邀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
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
溺於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書不云乎望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中書門下其採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辯
激巧僞者加放黜焉明揚朕言以厲多士時御史中丞
趙槩言比年以來搢紳之倫多險刻競浮宜行戒敕之
故降是詔王偁東都事略夫和平醕一之政行則民休
生蓋風化之感天下其猶影響之相從也御史執法嘗
爲朕言宜深詔執事以表厲風俗之士並進于朝以啟迪朕
采端厚忠實可以表厲風俗之士並進于朝以啟迪朕
心其詭激辯巧敢涉朋比之迹者必行放棄之罰庶幾
朝廷清明百異消弭以臻
治平咨爾攸司其服朕命

王子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判度支判官

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舉言者以爲當有更革也

乙卯權司天監周琮言今年正月一日夜瞻見流星出昂畢色如火宜爲敵兵之備近聞交趾寇廣南此乃預言之應詔周琮本謂敵兵有變今盜起南方不應所言特免勘自今毋得妄引災福倖求恩澤自李仲昌貶議者久不復論河事而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今春以丁壯三千浚之一月而畢引支河流入金赤河其深六尺商胡決河自魏之北

至於恩冀乾甯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

入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紓決溢之患乃上

四界首二股河圖據本志此時韓贊但圖上二股河形勢初不云興役也實錄別云自今年

春役夫三千一月而畢功減大河八于金赤河其深蓋

六尺餘如實錄所載乃是役竟功成矣與本志特異又

按稽古錄是年春韓贊穿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與

實錄同今文從本志稍刪潤之事從實錄韓贊本傳云

河決商胡而北踰十年議者欲塞之未復東流役將興贊

言北流既安費已不貲今驪更之必有功不若大

明之東開金隄使分注故道驪爲二河庶可紓大患朝

廷遣使相視請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呂誨集有

相度黃河狀載此

甚詳今參取之

八月丁巳朔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程戡爲宣徽南院

使判延州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戡才微識闇外厚中險

交結權貴因緣進擢循私罔上怙勢作威況年逾七十

白當還政近罷樞府旣以匪能復委帥權曷由勝任且

責食台直學士編卷一百九十二五

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勳戚未嘗除拜乞追寢戡恩命知
雜御史范師道等相繼論列訖不從度支判官金部

員外郎薛向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范祥卒故

以向代之時西夏青鹽盜販甚賤而官賣解鹽價高鹽

以故不售至向始減價以抑之鹽池歲調畦夫數千種

鹽而鹽支十年未售向奏損其數至今便之

本志云祥卒以向繼

其後案祥行狀是年七月十九日卒實錄錄祥孫子在十一月

甲子眉州進士蘇洵爲試校書郎洵年二十七始發憤

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其常所

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

言嘉祐初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

其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試

舍人院再以疾辭本路轉運使趙抃等皆薦其行義推
於鄉里而修又言洵既不肯就試乞就除一官故有是
命

乙丑吏部流內銓言諸州幕職官常闕八九十員無合
入資序人請下知雜御史三司副使待制已上各舉令
錄判司主簿尉二人有出身四考無出身五考無賊私
罪有京官舉主三人者爲之詔可

治平三年四月遂著爲令

澶州

言鎮潼軍留後李端懿卒上方燕禁中爲輟樂賻其家
黃金三百兩贈感德節度使諡良定其弟端愿援蔡國
公主子吳守禮例再贈兼侍中

壬申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纔萬
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

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尙眾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每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癸酉降知洪州光祿少卿劉緯知郢州以轉運使馮浩等言緯家僕因事受財又縱其子貿易於民也

張唐英以爲臺

官上言今從實錄

乙亥吏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余靖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如京使賈師熊副之靖至廣西移檄交趾召其用事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對以近邊種落相侵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其詐厚賂遣去嘉祐旣歸遂不復出

神道碑云卽械五人送欽州戮于界上蓋飾說也今從本

傳

庚辰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爲契丹國
母生辰使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偉副之侍
御史陳經爲契丹主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郭
霽副之鹽鐵判官刑部郎中閤詢爲契丹國母正旦使
西京左藏庫副使劉禧副之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王安石爲契丹正旦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
趙元中副之旣而安石辭行改命戶部判官兵部郎中
祕閣校理王繹相度牧馬利害所吳奎等上言自古
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
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
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效也然得人而不久
其任久其任而不使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以賞

罰亦不可以有功今陝西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許於陝西轉運司易錢權轉運司使薛向旣掌解鹽復領陝西財賦可悉委之移用仍俾擇空地置監而孳養之蓋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任而經制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灤之患而土多瀉鹵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馬又未嘗孳息若就陝西興監牧卽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西方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之地賦民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苟用向凡舉辟官及論改舊敝有功

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在於必行上可其奏

甲申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於原渭川
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並委向保
薦以聞羣牧使歐陽修言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
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覩詔書命奎等商
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
繁其弊亦眾若止坐按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
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勅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
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
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
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
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